

熱

力

楊
力

文化工作社

工作文叢

[第一輯]

3

力

熱

著 力 楊

一九四九年六月印行

熱力

著者

發行者

發行所

楊

章

丘

琛力

文化工作社

上海(11)北京路713弄520號二樓

有版權・禁翻印

一九四九年六月滬初版 [10191]

1 西行記

李廣田著 九・〇〇元

2 人的道路

劉北汜著 四・〇〇元

3 熱力

楊力著 四・〇〇元

4 記憶與忘却

方敬著 五・〇〇元

5 三月書簡

駱賓基著

6 領路的人

劉嵐山著

工 作 文 叢

[第一輯]

序 言

對於過慣黑夜生活的人，早晨在他是一種發現、驚奇、懺悔！和感奮。因為他躡擠或沉落於黑夜的喧嚷或死寂之中，忘記了早晨的偉大和美麗，使生命蒙上黯淡或不潔的色彩，造成人生的歧路和損失，——無從補償的損失，除非來生可贖愆的損失。

但另一方面，懂得黑夜的美麗意義的人，（我在一篇文章裏就歌頌過黑夜賜予我們的偉大，它試鍊了我們，使我們變得偉大，）姍姍而來的早晨就會使他感到更大的愉悅、和更新，逼進了生命意義的完成。因為生命的意義，就是擊敗考驗的創造，跨過死亡的征服，和蔑視一切穢污的佔領。這就是站在生命頂上點的意義完全的人。

我是過慣了黑夜生活的人，在這長期間的習慣性的黑夜生活中，我雖然時時感到它的像蚊子一般的討厭。淹沒了一切美麗的光澤的恐怖，覺得艱辛，喘氣，疲倦，和戰慄。但後來我發現它還能使我做一點事，把自己淘汰一下，整頓一下，充滿了出發和再建的悲憤的心志，頓又感到它的，殘酷的美麗，和是一個樓梯的心情，這樣的感懷，想起來覺得很可愛，雖然它有損我的健康，減少我的生活年齡，但這是胡塗的動物觀念，人生的幾何學，不能用這個方程式的。

近來不得不移居鄉間，使我不能不告別了黑夜的生活，每天在晨鷄的呼喊中早起，這種新的生活，初來頗使我不慣，雖然久矣崇敬它和懷慕它的了。但好的消滅了壞的，這是生物學和物理學的定則，很快的我就被這新的生活所佔領，對於告別了的黑夜生活，那「歷史心情」，祇是教訓性的仇痛。我完成了一個新生活下的治民。原來歷史生活轉換點的烙印，努力新的是蓋在不忘舊的

上的。

我很想這篇文章在陽光燦爛的悅快中來動筆，現在在寒冷甚至還有點黑夜的遺痕中哆嗦着來寫，使我懂得崇高的心境是什麼，然而我在寫這篇文章的中間，將出來的陽光和煦的熱力，已然充塞於宇宙中間，在我還坐在窗前，細味着自己文章的時候，萬道霞光即以雷霆萬鈞之力普照一切，解放一切，於是百鳥愉快的鳴囀，花木明朗的搖曳，在骯髒的小街道上疾行的人清癯的面孔上充滿了跨過黑夜的莊穆；撲向前面，我單純的感謝完全從黑夜的輓下掙出來的歷史的歡欣，和從一個終點又是起點出發的嚴肅心境，而放下了這篇文章，微笑的向前望着這蘇生的天地。

一九四八年深秋

目錄

序言.....一

卷一

記憶.....一

距離.....六

卷二

沉悶期的斷想.....二

卷三

蛇……………二四

掘墓者……………二九

魔術班子……………三六

窗外……………四〇

悲哀的玩具……………四三

夜間的遭遇……………四七

熱力……………五三

黑夜頌……………五九

卷四

悼黃浪萍君……………六五

在寒冷的上海……………七〇

在寒冷裏.....	七
就是這樣的.....	六
一張照片.....	九
給戰鬥者.....	八一
後記.....	八三

記 憶

大前年的七月，因為生活的灰色，我到日本去旅行。那時北方已是很熱的天氣。一個人在塘沽上了大版商船會社的「長城丸」，第二日早晨出帆，天色很晴朗，站在充滿着異國人歡笑的甲板上，看着漸漸變黑的海水，初次感到去國的悲哀。……

神戶換了火車，是晌午那一趟東京行的急行列車。驛站買的一束紅花，和一份Japan Times，放在身旁的沙發椅上，自窗口一直觀覽着窗外的風景。車到名古屋上來一個中年的紳士型的客人，是一個瘦子，光頭，架一副金絲眼鏡，上唇留着濃黑的小鬍髭，很光燙的洋服。他一隻臂搭着雨衣，另一隻手揩着額角的汗膩，在我對面的空沙發椅邊停留住了。我呢，因為過去過慣了缺少

機警便不能繼續生活的日子，對着現在面前這位客人，自然早就盯着了。來客彎下身子，態度和藹的向我問了一句什麼話，我是一句日本話都不懂，但那近乎神經衰弱的戒嚴心理，却放得輕鬆了一點，便謹慎的向問者說了一句英語：請他原諒，我完全不懂日本話。客人愣了一下，隨即微笑了，把身子輕輕的倒在看定的沙發角裏，手支着腮，那表明受過進代西洋學問薰陶的極有定見的兩顆黑眼珠，滾到眼眶的中間，似乎是盯着我，又似乎是盯着那一束紅花和一份Japan Times。車開行了，車內恢復了停車以前的秩序與平靜。來客緩緩的把頭湊過來，用流利的英語說：呵對不起了，莫非是中國來的客人嗎？我點頭。他接着說：是上海！我搖頭答說：不，華北。就接着問他：可曾到過中國？……他笑得響了，手托了托眼鏡，身子倒後去，一邊說：去過，不過是經過一下罷了。……於是我們繼續着談了開去。……中間交換了名刺，是東京一所不甚知名的大學國際法教授，姓岡本，名古屋地方的人，客居東京，不過因爲一

種情趣的關係每週總喜歡偷閒從東京回來住兩日。

對着這一位中年的，態度謹嚴的紳士，我忘了自己的身份和理所應當的戒衛，近乎放肆的縱談着。大約也因為三四日寂寞的關係吧，正如安特列夫所說，說話是人的天賦，一個人不能開口毋甯是一種苦刑。但對於中日紛爭，我沒有提及，倒是客人無意間說到了，雖然只是攏統的抱歉。在那變得陰沉而低微的聲音裏，我低下了頭，隨着那聲音，正如一把黃昏的慘淡的野火，逐漸的自己熄滅了。接着是一個極難堪的沉默。再把頭抬起的一刹那，我看見那緊張而黯淡的瘦臉上，兩隻有神的眼珠子帶點憂鬱，却是更其顯出精黑的直的向前面，超過我的頭頂，不像是避開我，而像是看着一個模糊的遠境。這情形給了我很大的感動，我想起那個老詩人，在垂暮之年所寫的題名「求乞者」的一首詩。……

我們所談都是一般文化情形。日本的新聞事業，歐洲人在日本的文化活

動，都在談及之列，他總是詳盡的給以說明，有時還帶點批評和分析，指手畫腳的像在教室的講台上。這裏我發現他有點口訥的毛病，額角時時浸出興奮的汗珠。抵橫濱的時候，他做了一首中國的五言律詩送我，我却毫不懂得這，他表示了惋惜的樣子。

夜十時到東京。我們一同步出車站，在幽暗而寬闊的街上走着，依在比自己高一個頭的岡本先生的身傍，每在談話落腳的一刹那，似乎聽見那胸內發出的急促的呼吸聲。……終於找好了一家旅店。「我們是青年，生活總是節省的好，」踏上那發亮的旅店門楹時，他說；其時大家好像是久識的人。彼此的用句都很簡潔，他在那燈下看來略顯紅色的面孔，似乎豐潤了，眼內發出燦爛的光……到了我的居屋裏，一切都替我安置就緒，他又囑咐了下女，說明希望以後能多見，名片上印有他的住址，接着說了一個法國字：Adieu 揚着手，微笑着走了。……

以後却一直沒能相見，……只是後來看「日本新興文化運動史，」在頭幾頁裏看見他的名字，知道是一個曾爲日本的幸福努力過的先進，後來，大約是「沒落」了吧。……

我在日本流浪了一年多，時時遭到刑士（政治警查）和浪人的輕蔑與侮辱，每每感到悲憤的時候，那有兩隻一直望着前面的極有光彩的黑眼珠的瘦而嚴肅的面孔，就浮現了出來。我從僵冷的感情裏走出，感到了溫暖。

我們的敵人是日本軍閥，大部份人民却是我們的友人。——是一句口頭禪似的話，不知怎樣，看到或想到這句話的時候，我對它特別感到真實，甚而生出了希望。

（一九三七、二、二、）

距離

游擊地風景記之一

我和C同志沿着土堤走下坡來，談着工作的事。猛抬頭，就在眼下的一塊窄而狹小的坪上，放了一副担架，圍着幾個閑兵和老百姓，似乎在忙，却是很沉寂。

担架在前方是最最平凡的事物，和後方馬路上的汽車一樣。但雖然平凡，却在在總惹起人們或多或少的注目，真是藏着一種不可思議的道理。C君像是有人突然觸了一下他的肘子，喫了驚似的說：「呀，傷兵又來了！」說着，拋開我，奔了去！

我是才從最前線到師指揮部來，這裏距敵地十五里，是山路，地方位置在

山坡上，房子是一例的土洞，就從高處看，也不像一個村子，不要說在飛機上直着看了，所以是絕對沒空襲危險的安全地帶。雖然敵人的砲曾經向這裏打了近百響，但那更沒有關係，他不會到這裏來，就沒有危險。想到今日上午火線一帶的緊張，再想到現在的境況，像是洗過一個熱水澡，身體輕鬆了許多，隨了C同志的背影，自己也悠然地走在担架前邊，滲進似乎忙碌的人夥去。

那是一副老百姓用嫩葉樹條紮就的担架，但那軀體，完全遮沒在一張褪色的淡青色綢料的被子下了，被子呈着悲劇的面色，大概是遮着傷者的腿子的地方，印過兩朵逐漸在擴大和加深的紅黃色血團，像兩朵凋零了的大牡丹花。C君邊在和老百姓作着緊張的談話，邊在忙着用一條浸着血漬的白布，蹲在那裏，替那被子蓋得祇露下的頭包紮着，裹得只騰下一個三角形的臉是紫色的，眼垂閉着，微掀的嘴角內，小偷似的流動着微弱的呼吸，還有那像一片，固體的黃色牙齒。一個聲音在耳邊說：「是我們的兵」，但我看，就知道實在是一

個老百姓，這比是我們的兵，還使我的心陰沉。我沒有說話。

一個敞開衣襟，不斷的拭着頭額上不斷流出來的汗，歇思的里的說着話的小夥子，用匆促零亂的話語證明了我的猜斷。他就是傷者的表弟。

傷者龍家凹村閭長，一個農人，名叫馮煥堂，龍家凹離敵人佔領的鎮子有三里地，快一年了，每天有日本兵到村上來，村子經常的被攤派着錢，糧食，柴草，和一些零碎東西，最傷腦筋的，就是攤派姑娘和壯丁。房子是早給燒了許多了。隊伍下山反攻以前，上邊的事情，就是他們生活的最主要內容。

隊伍在盼望中下山了，前夜的襲擊中，馮煥堂不聽營長的話，說他沒有軍事常識，最好幫助運輸就夠了，他把隊伍帶到敵人的陣地跟頭，走在最前面，倒像個久經戰場的人，而一顆子彈，在正在前進的馮煥堂的兩個腿肚中擠過，腿肚的兩塊肉，在馮煥堂的倒聲中，都飛去了。漢子說着哭了，用拭汗的手巾揩眼淚，像一個孩子的動作，邊就把一封信遞給我，是團部衛生隊來的公函，